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

〔英〕社会主义同盟編著

孟 长 麟 譯

內 部 读 物

商 务 印 书 館



二十世紀的社会主义

〔英〕社会主义同盟編著

孟 长 麟 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館

1964年•北京

TWENTIETH CENTURY SOCIALISM
The Economy of Tomorrow
by Socialist Union

内部读物

二十世紀的社会主义

〔英〕社会主义同盟編著 孟长麟譯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刷 厂桥装订厂装订

统一书号: 3017·103

1964年4月初版

开本 850×1168^{1/32}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06千字

印张 4^{12/16}

印数 1—3,600册

定价 (10) 0.75元

出版說明

英国工党自 1945 年二次大战结束后登台执政，至 1951 年，又被保守党内閣所代替。当时工党认为自己的失敗是由于理論貧乏、政策混乱，在群众中丧失了欺騙力量。于是工党号召党员积极从事理論研究，重新建立理論基础，以便爭取再度执政的机会。同年，工党内部一部分所謂“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組織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同盟”的小集团，专门埋头“社会主义”理論的探討和著述工作。几年之間，这个組織陸續出版了好几本书。本书就是继《社会主义原理新論》和《社会主义与对外政策》两书之后，于 1956 年以“同盟”的名义出版的第三本书。

本书是經“同盟”中部分人討論的、經“同盟”的大会通过的集体著作，足以代表整个“同盟”的理論观点。作者标榜他們的任务在于对当代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另作新的考虑，用适合于二十世紀中叶的概念来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哲学，所以他們恬不知耻地自詡为“新思想家”、“二十世紀社会主义者”，并把他們集机会主义、帝国主义思想大成的观点叫做“新思想”。

作者宣称，这本书是对社会主义經濟体系的性质和經濟組織对于人們生活的影響所作的挑战性的和論辯性的“研究”，是他們对“明天的經濟組織”所提供的原則方案，并荒誕地夸說这些原則也可以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他們声言他們已經摒棄了那种认为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一成不变的对立的經濟体系的观念，鼓吹这两种制度的冲突不过仅仅是“倫理的价值观点”的冲突，而社会主义归根結蒂是一个倫理的或道德的問題，也就是在經濟組

織的領域內如何应用伦理学、如何調整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实现所謂平等、自由和友好相处的問題。他們不仅完全抹煞在英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內存在着階級对立和階級斗争的事实，而且竭力掩盖英帝国的腐朽性质，公然吹捧保守党当政下的当前英国是一个什么“福利国家”云云。

总之，这本书中观点之反动、理論之荒謬是駭人听聞的。它們有助于揭示工党理論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本色。特譯出此书供批判参考用。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3 年 12 月

目 录

前言	3
----------	---

緒 論

一、历史的总结	7
两种对立的制度	8
理論的崩潰	11
目前的窘境	12

第一部分 理想的目标

二、价值的冲突	15
三、机会均等	19
平等的意义	19
消費者之間的平等	23
生产者之間的平等	29
四、走向自由	34
进行抉择的机会	34
通过富裕而达到自由	36
劳动中的自由	40
五、走向友好相处	47
社会的組織	47
未被認識到的种种責任	50
工业生产的目的	54

第二部分 手段的抉择

六、吸取經驗教訓	58
七、經濟保証	60
为获得經濟保証而斗争	60
沒有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	63
工資——物價螺旋	68

八、公平分配	72
收入的決定	72
收入的重新分配	73
財產的重新分配	77
九、日益擴大的經濟	82
投資的作用	83
對提高效率的鼓勵	86
勞動的動機	92
十、工業民主	95
政治上的對比	95
勞資集體協議的成就	99
車間中的民主	101
領導而不是立法	107

第三部分 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十一、問題的本質	112
十二、所有權和權力	113
作為解決辦法的公有制	114
改變所有權的種種權利	117
市場權力和經理權力	120
十三、權力的控制	122
用制約和平衡的辦法來控制	122
由戰略上的干預來控制	124
由社會責任制來控制	129

結 論

十四、展望未來	133
平等及其他	134
私有部分	136
公共部分	138
立法的局限性	140
進行改革的意志	141

前 言

致 讀 者

請不必在本書尋求你不可能找到的東西。論述社會主義有許多不同的方法，而我們只選擇了其中一種。富於想像力的作家，像畫家一樣，描繪過他們夢想中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情景。嚴肅認真的史學家探索過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的發展的來龍去脈。政治理論家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草擬過各式各樣的憲章。經濟學家討論過社會主義經濟將怎樣蓬勃地發展。此外，社會主義政黨在許多綱領中說明了它們一旦掌握政權將要做些什麼。

本書不屬於上述任何範疇。它既非預言亦非歷史；它不是政治或經濟理論方面的論文；同時，它也絕對沒有自認為是一個競選宣言。更確切地說，它是應用倫理學的研究——把社會主義倫理學應用於經濟組織領域之內。我們同意基爾·哈迪^①的意見，即：社會主義“歸根到底是一個倫理的或道德的問題。它主要牽涉到人及其同類究竟應該保持怎樣的關係”。我們的目的是尋求一個對未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面而始終一致的見解，它能把我們對美好社會的設想中所固有的理想和為實現這種理想所必不可少的現實主義結合起來。

誠然，我們的探討只限於本國的經濟組織。所有許多對外經濟關係問題，各國間的貿易和援助問題，都沒有包括在內。但這并

① 基爾·哈迪(J. K. Hardie, 1856—1915)，英國獨立工黨的創始人。——譯者

不是說我們貶低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於像英國這樣面積不大的國家的重要性，因為它不僅仍舊肩負着龐大的海外負擔，而且本身還兼有一種獨特的經濟弱點；我們也絲毫沒有對社會主義者援助那些生活在世界上不發達地區的不如我們自己富裕的人們的義務估價過低。但是，我們在本書里的主要研究目的還是比較有局限性的——它只限於要明確一下社會主義在任何一个國家的經濟中到底能夠具有怎樣的意義。我們以英國為例來進行研究，但我們提出的許多原則是比較普遍地應用的。我們相信，這些原則對於世界各處的社會主義者都能有所裨益。

奠定本書基礎的討論開始於我們成員中的一部分人，但初稿都經過全體成員討論，以求在可能範圍內達到最大限度的意見一致。幾位著名的專家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我們委託牛津大學工業關係主任講師阿蘭·弗蘭德斯和《社會主義評論》編輯麗塔·辛頓，把這些意見詳細整理出一個前後一貫的理論性大綱並最後定稿。

我們深知，我們所主張的並不是這個問題的定論。但是，我們把它作為重新探索社會主義信仰的基礎及其在當代世界中的各種含義的一個實事求是的嘗試，奉獻給我們的社會主義朋友們。目前十分流行着這樣一種意見，即：衡量經濟進步的唯一尺度是物質生活的改善。我們認為，對於所有否定這種意見的男女們，我們的主張是會沒有吸引力的。

社會主義同盟

1956年2月

“一个伟大的原理常常会被教条主义曲解得面目全非；不仅如此，久而久之教条甚至被认为比原理本身更加重要。据说，一切公式和术语不仅是正确理论的重要部分，而且还是它的唯一真正的解释哩。因此，对于一切公式和术语，我们最好都要详细研究一番。”

——引自哈迪在 1904 年《工党领袖》中的言论

緒 論

一、历史的总结

社会主义运动是在十九世紀資本主义条件下誕生的。它是反抗一种經濟制度的表现，这种經濟制度把空前未有的物质进步和駭人听聞的人类苦难結合在一起。罗伯特·布拉奇福德^①以精辟的文字描繪了十九世紀末叶英国的社会情景：

“到英国任何大城鎮的街道上去看看吧，約翰。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一些閑散自在的闊佬，把不劳而获的財富糟蹋在那些不仅使得他們自己和別人可耻可鄙而且是害人害己的勾当上面。你会看到辛勤劳动的人們拥挤在污秽齷齪、有碍卫生的穷街陋巷里。你会看到又餓又髒、衣不蔽体的孩子們麇集在奢侈豪华的俱乐部、商店、旅館和戏院外面。你会看到男人和女人，他們干的是加倍的重活，掙的是減半的工資。你会看到，罪恶、貧困、疾病和宗教、文化、財富毗連在一起……

“这不是危言聳听，而是冷酷的事实……你看，損害和悲哀正在这里压榨着我們的兄弟姊妹，使他們气息奄奄。我认为你和所有的人一样，对于这种现状是負有責任的。我还认为，你的責任是寻求补救办法，并且我想，只要你去寻求，你就能够找到。”^②

① 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 1851—1943)英国新聞記者和作家。1891年創辦《克拉利翁》周报，著有《快乐的英国》、《80年回忆录》等。——譯者

② 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快乐的英国》(Merrie England)，1908年版第251頁。

当时，这个和另外許多号召行动的响亮号角并非沒有人响应。越来越多的以人所共知其为社会主义者而感到自豪的人們，并不认为他們周围的冷酷事实是不可避免的和命运所注定的。他們自告奋勇地寻求补救办法。虽然他們对于未来事物发展的具体形式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主要使命上意见是一致的——现存的經濟制度是謬誤的，必須代之以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經濟制度。通过一些微小的改革来減輕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牺牲者的痛苦，这固然不錯，但是，人們所需要的是一个完全沒有受难者的新制度。社会主义者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就使自己有別于当时的其他一切改良运动。

两种对立的制度

那些社会主义者仅仅在一点上和现存社会秩序的辯护士看法一致。他們都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立的和完全不可調和的經濟制度——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可以实行一种制度，或者以另一种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但不可能把二者混合起来。每一个政党都企图从理論上支持它所維護的制度。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各种被称为科学的理論发展起来了——一些理論是为了証明資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它本质上的优越性，另一些理論則是为了証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它本质上的优越性。

資本主义制度的辯护士乞灵于新成长起来的經濟学。他們断言，一切經濟过程都是由供求法則調节着的。政府所应当承担的任务是为資本家保持自由竞争的角逐場，以便上述法則可以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工資、价格、地租和利

潤等等，就都被与个人无关的因而也是公平无私的市場机构固定下来了。在經濟生活方面也好，政治生活方面也好，还有什么能比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更为理想的呢？

而且，資本主义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正如亞当·斯密所說过的，“每一个个人……都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去促成一种并非他所想要促成的結局”——公共福利。个人牟利可能是人們兴办企业和努力工作的刺激力量，但是，竞争的壓力使物价下降，因而每人都能从提高生产中获得益处。誠然，有些人是幸运的，有些人則是不幸的；有些人虽然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上表现出什么显著的进取精神，但是能够靠自己的财产过活，还有一些人則陷在济貧法^①的垃圾堆上，根本没有工作的机会。这是不幸的；不过可以从經濟領域以外去寻求安慰。这种情况使闊佬有机会常常做些慈善事业，使穷人克制自己，听天由命。成功和失敗这两个极端本来就是和人們的命运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者憎恶这种理論化的东西，就像憎恶資本主义制度本身一样。对他們來說，这是把一种他們从其結果就能判明为錯誤的东西加以合理化。他們毫不犹豫地対这种說法的一切假定提出挑战。他們問道，为什么生产資料一定要掌握在私人手里呢？既然自由市場造成这样可恨的不平等现象，为什么一定要有自由市場呢？难道除了个人牟利这个誘餌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刺激来激发人們上进并促成物质进步了嗎？所有这些問題，他們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中找到了解答——这个制度将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計劃經濟代替自由市場，以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代替牟利动

^① 济貧法是1834年英国議會所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把貧民收在习艺所中，从事苦役劳动，借以逼迫貧民接受苛刻的条件到工厂做工，为资产阶级提供廉价劳动力。

——譯者

机。从直接反对现有的可憎制度的种种办法中，人們看到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的一套想法和資本主义的一套想法一样，必須有理論、一种和正統經濟学理論同样科学的理論作为基础。不屈不挠的供求法則遭到同样不屈不挠的社会变革法則的反对。社会主义者断言：資本家們所不能理解的是，正是市場机构本身会导致它自身的崩潰，会导致它自身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因为，自由竞争非但没有保持自由，反而刺激資本家自己去建立垄断組織；与此同时，工人遭到劳动市場冷酷无情的压迫，不得不組織他們自己的力量以求自卫。大规模工业部門的成长，为工业向公有制的最后过渡鋪平道路；其实，它必定会导致这种过渡。即使市場行情会自动調节，日益加深的周期性經濟危机也都无法避免，而这种危机的灾难性影响最后必将震撼这个东倒西歪的制度而使之毁灭。支配資本主义发展的强有力的规律将使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到来。这个理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闡述得最有系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渗入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一切方面。

这样一来，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两种对抗的經濟制度，它們的不可調和性就变成資本家和社会主义者都广泛接受的一个論断。一个資本家，如果他沒有被社会主义宣传所俘虏，是一个私人企业、自由市場和牟利动机的冷酷无情的拥护者。而一个社会主义者則坚定不移地反对这些。至少在理論上，永久性的中間立場是沒有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义是直接对立的。毫无疑问，一度支配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簡單的想法，已經随着時間的流逝而減色了，而且支持它的理論也遭到了种种事实的严厉責难。但是它的影响决非已經不复存在。它宛如往昔的幽灵，至今还常常在我們思想中作祟。为死去的东西举行适当的葬礼的时刻

确实已經到来。

理論的崩潰

因为，事实究竟如何呢？資本主义制度，甚至在自由放任的全盛时期，也从来没有和正統經濟学中的理論上的典型相符合。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市場是真正自由的，也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自由竞争能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财致富。許多年过去了，資本主义在实践上不断越出了理論所规定的范围。它本身內在的向前推进的力量和日益增长的民主的压力已經使它改变了面貌，几乎完全变了模样，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它早先的每一种制度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改变。如果我們目前的制度由于尚有大量資本留在私人手中而仍然被称为“資本主义”制度，那末这个老的品种已經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新变种了。

社会主义者的传统理論的处境也是同样不妙的。資本主义不是一个靜止的制度，这种預见十分正确，不过說到它要崩潰，它不可避免地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种大胆的預言现在听起来却是毫无根据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并代之以相对立的制度，但其结果是旧的暴政换成了新的暴政。私人資本家和地主被消灭了，可是自由工人运动也不复存在。曾經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种种制度——公共企业、計劃經濟，甚至社会福利事业——都被有意識地用来使每一个个人变成国家的呼天不应入地无門的受害者。如果說共产主义應該是由于要創造一个与資本主义制度直接对立的制度而产生的結果，那末社会主义者显然需要重新考虑。

但是，对于两种对立制度的陈旧信念的最大挑战来自点点滴滴改良的成功。撇开理論上所說的不談，英国工人运动在其实际政治活动中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意见，即：資本主义不可能从其

内部发生变化。如果资本家已经觉得改变他们的理论上的典型是合算的，那末，想要有所作为而不只是空谈未来的社会主义者也已经有了同样的感觉了。他们并不等待资本主义全部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那一天的到来，而是已经采取了行动，一步一步地消除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最为有害的弊病。由于劳资集体合同的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创办，重新分配收入的赋税的不断扩展，合作企业和市政公用事业的推广，以及一切措施中最有效力的措施——充分就业的实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改变，尽管私人资本还存在着，并且确实还支配着我们的经济。今天，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改变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的一部分。福利国家已经缔造出来，它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这是任何理论所未曾料到的一个发展。看来，资本家可能认为接受新的现状是有利的，甚至兴高采烈地承认这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社会主义者现在却是四分五裂，乱作一团。正是他们的成就似乎威胁着他们立足的基础。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除了日益加深的苦难以外再也无可指望的任何信念，已经毫无疑问地全盘破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忧虑——在一个安于物质福利的满足的社会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失去它原有的动力，并且最后将被摒弃。显而易见，人们将不再被他们门口石阶上的可怕的事情的简单描绘所感动——正如布拉奇福德曾经感动过他们那样——，因为这些可怕的事情已不复存在了。

目前的窘境

在这个意外的狼狈处境中，分歧意见是势所难免的。在一个极端，有一些人坚决不向事实让步。他们对于已经获得的一切成就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装饰门面，总有一天——他